

船山故台永平鎮

681



目 录

永平镇概述	李建华	(1)
七古·咏永平	俞惕生	(5)
太平军在永平镇及铅山县的军事活动	滕振坤	(6)
从县行政会到县参议会	曾继参	(14)
无锡流亡团印象	苏永平	(17)
《前线日报》在永平	戴朝柱	(21)
抗战时期的铅山电信局	熊江帆	(26)
三青团铅山分团概况	石朴	(31)
铅山县青年党的组建与消没	钟实	(33)
铅山警备司令部拾零	饶加河	(40)
县经征处杂忆	甘子义	(44)
在赣东北干校铅山分校的日子里	秦元生	(46)
耀古烁今铜宝山	陈连生	(52)
永平菜市	杨文树	(65)
苏全泰木器店(工厂)	苏永正	(71)
侧记旧时永平商事	吕品	(76)
赣闽通衢永平镇	田声	(80)

永平的四座桥和四条岭	曾继参	(86)
毓灵女校琐谈	杜毓芬 口述 任端传 整理	(89)
回忆平民小学	苏永平	(93)
饮誉遐迩的和记家塾	苏永平	(98)
铅中初诞忆瘁	任睦宇	(101)
永平看戏琐记	暗子	(109)
谷雨会	戴朝柱	(113)
永平节日民俗小辑	石朴	(118)
蒋士铨及其母亲	俞怡生	(120)
任寿琪先生传略	严志高	(127)

永平镇概述

李建华

鹅湖山下的永平镇为铅山故治，位于县境中部偏东。其东、南、西三面环山，北则临水（铅山河），地扼闽赣交通要道，是阅历悠长的千年古镇。

永平设镇始于唐代贞元元年（785），隶属弋阳县。南唐保大十一年（953）置县，因永平镇西四里有铅山（今天排山），遂以山名县，隶信州。自建县起，至1949年6月止，县治所一直设在永平。1949年7月县治所迁河口镇后，永平先后为镇、为乡、为公社。1981年6月政社分开，永平复设为镇，直至现在。

永平作为千年古镇，它的发展兴盛是与采矿业密不可分的。其历史可上溯至晋代：“晋太始间（265——274），高将军逐白鹿得宝丰场铜坑，寻迹苗脉，循至积翠岩，及今铅山……产铅及铜，置两场”，^①后因世乱而罢采。唐代乾元元年（758），又在永平设铅山场，开采铜、铅矿。北宋“绍圣三年（1096）又置信州铅山场，岁额三十八万斤”，“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②由此可见永平当年矿业之盛。南宋的绍兴、隆兴、乾道诸代，铅山场一直是我国主要铜产地之一。同时，也是全国重要的铅产地，最多

时年产量达近 29 万斤。可以说，宋代是永平采矿业的辉煌时期。至南宋末年，铅山场才逐渐衰落。解放后，地质部门在铅山场旧址，探明当地储藏着 18000 多万吨的铜硫矿石，为大型铜硫综合矿床。自 1967 年起，经过周密的勘测、规划和筹建，一座日采选万吨原矿石的大型露天矿山——永平铜矿，于 1984 年 9 月基本建成投产。现代矿山的建成，为永平的繁荣带来了新的生机。此外，永平采煤的历史也较久远。“光绪二十九年，崔道佛荫开采佛母岭煤矿，设立同孚煤矿公司。嗣由其子候选郎中崔致恭开采揭家坞煤矿。三十年九月，梁令树棠表称：‘同孚公司，每日能出煤百余担’”。③

除了矿产资源丰富，永平的自然地理环境也颇多优越之处。源于武夷山桐木关的铅山河下游穿镇而过，两岸地势平坦开阔，土地肥沃，历来为铅山主要的粮食、蔬菜生产基地，素有“山青水秀，鱼米之乡”之称。唐代诗人王驾在脍炙人口的《社日》中就曾生动地描绘了永平地区农业发达、生活富庶的景象：“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宋代开始，随着当时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与采矿业的发达，作为县治所在地的永平，成为人文荟萃之地，其文化教育事业源远流长。宋代著名哲学家朱熹、爱国词人辛弃疾都曾在此活动过，留下了佳话胜迹。被梁启超称为“中国词曲界之最豪者”的清代著名文学家、戏曲家蒋士铨，就是永平石盘渡人。蒋士铨曾在家乡倡筑佛母岭文峰塔，开蕉溪坝，建试院，修县内署等，项项善举，赤子之心，有口皆碑。值得一提的还有宋时永平进士赵不迁于绍兴二十四年

(1154)所建的私人藏书楼。该楼藏书万卷，楼设几席以方便世人阅览。据有人考证，赵氏藏书楼或许是世界上最早的私人图书馆。铅山的教育事业也从永平发端。北宋皇祐年间(1049—1053)，永平建学宫(或称孔庙)；明洪武八年(1375)，永平有“社学”六所，分别以“六艺”命名；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铅山县第一所官立小学堂在永平诞生；民国五年(1916)，永平出现了公办的“铅山县立毓灵女子小学”，民国三十二年(1943)，铅山县立初级中学在永平文昌宫开办。

悠久的历史，给永平留下了不少名胜古迹：北门城外铅山河上的大义桥为名闻遐迩的古建筑，始建于唐贞元间(785—804)，是一座长193米、宽6米的八墩九孔石拱桥，至今保存完好；镇北两公里处有一石井，泉水澄清如镜，无论旱涝，不减不溢，其味甘醇。清康熙帝题联“章岩月朗中天镜，石井波分太极泉”中之下联即指此井；城里申家巷(今幸福弄)有建于南宋的“报本坊”牌楼。牌楼西壁嵌有明万历年间铅山知县笪继良主持镌刻的廉政爱民“白菜碑”。还有，城内街巷人家水井甚多，有“九十九口半井”之说。这一方面足见永平地下水源之丰富，另一方面亦可想见当年永平人口稠密、市井繁盛之状。

历史悠久而坎坷，古镇沧桑复兴衰。自清代末年至建国前夕，随着整个国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永平镇也年复一年地没落下去。其时斯地，市井之状，诸业之态，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在此过程中，永平的父老乡亲没有停止过振兴家乡的抗争，虽前赴后继，却起起落落，延续到新中国成立

时，才迎来了永平的新生。

建国以后，铅山县政府迁至河口镇。永平镇作为全县第二大集镇，开始了新的起步。随着闽赣公路的全面修复，经济建设蒸蒸日上，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个更崭新的永平崛起在铅山大地上。现在，这里在盛产粮食、油料和蔬菜的同时，瓜果、畜禽也逐年增产。农副产品除供应本镇和省、地、县厂矿外，还有部分销往外地。“七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的永平铜矿的建成投产，影响和促进了永平地区工商业的发展。镇办企业正在兴起，至1991年底，全镇已有木器家具、工艺印刷、建材、副食品加工、铸锻、编织等10家主要企业，年产值达760多万元。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永平镇的工商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开展。到目前为止，全镇办起了国营、集体、个体的工厂、商店共600余家。镇区城建工作也在阔步前进。按照规划，在旧城基与闽赣公路之间，建起了两条宽阔的新街。车水马龙的街面上不仅有鳞次栉比的楼房，还有相当宽大的农贸市场。据统计，近三年来，全镇房屋建筑面积已近2万平方米，其速度之快、质量之好都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体现文化教育事业正在复兴的是，全镇已有完全中学1所、小学7所，在校中小学生多达3000余名。永平，这座千年古镇，越来越焕发出青春的光彩。在中共十四大光辉路线的指引下，永平人必将把永平镇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各注：①见明万历《铅书》；②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③见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

七 古 咏永平

俞惕生

白菜碑①前祭父台：
乡亲早已无菜色。
西门城外起新街，
不尽店家天下客。
石板长桥②系古今，
金光大道③连江浙。
天排山上青铜城，
光焰冲天遮日月！

- ① 明万历间铅山县令笪继良于一方青石上镌刻白菜一株，并题词曰：“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
- ② 大义桥，始建于唐贞元间
- ③ 浙赣铁路永（平）横（峰）路段

太平军在永平镇及铅山县的军事活动

滕振坤

太平军挥师西征，江西全省震惊，铅山办乡团、御义师

咸丰三年（1853）二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声威日益壮大。

五月，太平军由春官正丞相胡以晃率领战船千余号，溯长江西征。义军攻战湖口后，围攻南昌，义旗亦开始挥向府州县，全省震动。永平城内铅山县当局更是不安。因为铅山地扼闽浙之咽喉要道。其时，清廷在永平建有“铅山营”，驻兵160余人，以防患未然。可铅山营部分兵力已在太平军西进前后调往南昌增援，一部分又被派分守河口等县属塘汛，这样留守永平营署者就不过五、六十人了，其城防已相当空虚。于是，铅山当局采取了召募团勇、大办乡团的办法以巩固城防。此法是遵从咸丰帝“坚壁清野，团防自卫”之诏告实施的。为此，铅山县令程嘉杰在永平文庙召集绅耆，议定在永平建立团练总局事，并公举老成且素有声望的绅耆办理局务，总筹全县团防事宜。当下决定在永平召募团勇300名，由铅山营负责训练。在团防总局任事的多为永平程、傅、任、张等大姓豪族中载有功名而退居还乡者，如其中的任黄就是原乐安县训导、南康县教谕。

为对付西征太平军，咸丰六年（1856）三月，广信知府沈葆桢又下令“委七属绅士，大举乡团，毋分都界，互相保障，防贼窜扰”。铅山县令程嘉杰乃在永平再次召集各乡绅耆商讨大办乡团事宜，议定全县各乡建立团防公局，公举当地有声望之绅耆数人办理局务。事后，各乡根据当地实情，或一族一姓，或一村一都，或联村联都建立乡团。其团丁按户派出，自备武器，十丁为牌，设一牌长；十牌为团，设一团总。团丁每逢初一、十五会团一次，平日对地方烟馆、饭铺、庙宇以及荒僻之所，轮流稽查，如发现太平军官兵及其它异常者，即严拿究办。各乡团又在团丁中挑选精壮，集中训练，配给口粮，配备军械、旗帜、号挂、腰牌等件，以练长或教习率领，统归县团防总局调度，是谓“练勇”。练勇们“日则训练，夜则巡查，如有警报立即会集团丁，发匪（指太平军）众则扼险守御，发匪少则合力攻击。”创办团练的经费源于募集捐献：凡殷实户按月认捐，小康之家则量力捐输。当时全县9乡44都究竟办了多少团练？虽无档案可稽，但《铅山县志》载有咸丰七年三月调集乡团“二十余万众”，集中河口地区阻击太平军一事。这“二十万”未免有些夸张，但毕竟可以令人想见当时乡团之多。

太平军西征易帅，兵临铅山，永平官走城空

太平军西征部队自咸丰五年（1855）起改由翼王石达开指挥。石率部戮力转战，特别是在“樟树之役”后，扭转了西征一度被动的局面。至咸丰六年（1856）二月底，西征太平军攻取了江西7府1州50余县，唯剩广信府、饶州府仍属清廷。为加强两府防务，当朝委派学台廉兆伦驻上

饶，督办广信饶州军务。

咸丰六年（1856）七月间，石达开部自福建向广信府进军，迫近铅山。廉兆伦以攻为守，命所属广义军驻往泸溪（资溪）阻击。八月初，郭守谦领600广义军作先锋，与太平军开战，结果被歼，郭亦战死。广义军统领石景芳所部主力亦于此役后不久，被太平军败于阻击路上。战死的广义军中有永平傅超义、李祥麟等9人。

当日，广义军被歼消息即传到河口，合镇震惊，竟迁徙一空。时在河口的清廷官员亦纷纷逃跑，多有躲进永平城避风者。廉兆伦则以永平为行营指挥对抗行动。铅山县令陈汝桢向廉兆伦请命后，派出铅山营都司吴广生率领官兵团勇防守河口镇，并组织河口八大姓团练抗击太平军。呈部到达河口不久，即与大股太平军遭遇。战斗未几，吴便身亡，所率团勇及河口团练均溃败街头。

自吴广生率官兵去河后，永平城防空虚，县令陈汝桢知不可守，遂邀集绅团离城驻扎。当吴广生战死消息传到永平时，督办广饶军务的廉兆伦竟在惊慌失措之下高呼手下备马，冲出东门逃之夭夭；其他官员亦带领亲兵逃出东门；各官员眷属或出东门，或出西门逃走；前任县令程嘉杰则不知去向。由于倾盆大雨，溪河暴涨，太平军阻留河口，两日后（八月十日）始由杨柳青率领过安洲渡攻打永平。但不知何故，虽清军不敢动弹，太平军却未进永平城。十一日太平军攻广信府（今上饶），未成，后退兴安（今横峰），再走德兴一带。

太平军争夺赣、闽、浙，继逼铅山，占据永平

太平天国发生“杨韦事件”，内讧致使京都渐陷险境。为保护天京，巩固有关战略据点，太平军分兵争夺江西、福建、浙江。

咸丰七年（1857）正月廿六日，太平军杨辅清、杨义顺部由景德镇攻取贵溪，迫近铅山。卅日，太平军进入铅山县汪二渡，击败团练的阻击后，兵分二路继续出击：一路由杨辅清、杨义顺亲率进占陈坊、湖坊，尔后出关入闽。另一路则避开河口，自汪二渡径直沿港东、五都攻取铅山县城永平。这路义军在永平据留了3天，二月初三日焚烧县署衙门后经八都、九都过上饶县属上炉畈围攻广丰。因匝月未下，始转入浙江。

三月初一日，杨辅清部王国宗率太平军由万年、乐平、新安开至河口镇对岸。警报传到永平，县令陈汝桢传檄四乡团练20余万人集结河口，由都司胡再升统领，沿江布防，与太平军隔水对阵，但粮草不敷，人心浮动，一经太平军炮火轰击，即惊恐四散。太平军遂得乘机渡河，直掠永平。初七日，待援河粮舟行抵安洲时，太平军已经占领了永平城。当时，乡团散于附近者仍有10余万人，陈汝桢便以安洲为临时指挥所，计议由此进图永平。然而太平军在永平稍事停留后，即沿驿道往分水关，入闽而去。对于此役，邑人华良显曾以五古记之，诗曰：“……逐掠县以东，胜风卷紫溪。长驱分水关，闽卒败伎伎。陈坊县西冲，云际闻天梯。又惊假虞道，三月长星驰。前番地如扫，伪示不杀慈……”。由此可见，太平军先后两次攻战永平，杀官兵、烧县署，同时在沿途做了安抚百姓的工作。

太平军进军广信府，又克永平，驻地遍及铅山全境

“杨韦事件”后，翼王石达开在先被重用，后又遭忌的境况下，私率部下离开天京，从而走上了与太平天国分裂的道路。

咸丰七年（1857）八月，石达开率部由皖入赣。咸丰八年（1858）正月十三，石达开自抚（州）建（昌）与从福建回师江西的杨辅清部会师，合军40万众，分道向广信进军，攻掠闽浙，铅山首当其冲。正月廿七日，太平军分别由弋阳和贵溪进入铅山，驻地几乎遍及全境：北到河口、石溪、傍罗、江村；西至湖坊、陈坊、港东、杨村；南到紫溪、车盘、岑源、乌石等；东至九都、石塘、下渠、十三都，除篁碧村外，铅山各地均有太平军活动。二月初一日，太平军经湖坊攻克县城永平。清廷为此饬令闽浙清军“星驰赴援”，并调驻在弋阳的西安将军福兴临阵指挥；又命江西巡抚耆龄

“迅拨兵勇前赴铅山一带援应”。这些援铅清军，或被太平军消灭，或被太平军击败。与此同时，铅山各地乡团亦参与会战，但除篁碧乡团外，其余乡团都先后被太平军击溃。太平军自正月廿七日进入铅山，直到三月十五日才分兵入闽去浙，历时48天。在此期间，太平军经常派出小股人马四出筹粮，而屡遭当地乡团顽强阻击。占据永平的太平军突奔雄田筹粮时，就与四都乡团交兵，几经挫折方胜利而归。据《铅山县志》记载，太平军在铅山的48天内，共击毙团丁332人。

作为正义之师，太平军在永平及铅山活动期间，其义举得到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热忱帮助，至今仍传诵着当年的有关故事。六月初，石达开由浙江回师后，分兵进入江西，经

铅山东南山区攻分水关。分水关位于武夷山脉南坡隘口，地势险峻。当时崇安知县莫自益亲率兵丁据守，在关口排列着八尊铜炮，封锁住进关的唯一山道。正当太平军进攻无计时，关下铅山乌石村山民××挺身而出，带领太平军从旁侧小径由背面直扑清军，终于帮助太平军一举攻破分水关。

太平军会师铅山，再占永平，建立太平天国政权

咸丰十年（1860）清军围攻天京。忠王李秀成为解天京之围，与干王洪仁玕议定采取“围魏救赵”策略，奇袭浙江杭州，并调集江西方面太平军配合进攻。

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太平军将领汪海洋、童海容、朱衣点在广西脱离石达开部，会同佛山起义的天地会首领陈开，拥兵20余万自汀州进军铅山。

在此之前，太平军攻河口、打永平，亦颇有军事活动。咸丰十年（1860）三月十六日，太平军一部自贵溪上清宫经弋阳双港进入铅山县境，铅山营都司艾连升请驻铅平江营一道出兵。十七日，清军及团勇在傍罗埠和新岭下两面夹攻太平军，互有伤亡。后太平军去上炉畈。十月十一日，太平军谭体元率部经抚州、建昌、贵溪、弋阳进占河口，攻打永平，击败守城堵御的团勇，杀死武痒生刘召芬、岁贡生傅卫廉。清道员届蟠率兵回击，亦败。一批乡团骨干在此役中被太平军击毙。在铅转战16天后，太平军乃经石溪开往上炉畈去浙江。

太平军大军压境后，其中一路由童海容、朱衣点率领，并潭新、陈荣、林彩新等天地会众直取铅山县。永平城内铅山营都司艾连升，一面传令乡团防御，一面率领清兵、团勇

出城列阵新岭下迎战太平军。永平西郊蒋之训亦率族众助阵。太平军分两路包抄清兵，攻克永平。艾连升叛退汪二火田叛后，复又纠集河口八大姓等北乡各都团练与驻扎黄沙港一带的清军参将顾云彩部互为声援，与太平军对垒。铅山新任知县张兆熙失城后率领团勇逃至信江北岸古埠（今属傍罗乡），依江自保。太平军终于占领永平，之后，一面扩大战果，一面出榜安民。不久，即在毗邻的杨村、港东以及湖坊等地开始组建太平天国政权。其重要举措是编造户口，散发门牌，组织乡民公举乡官，并惩处土豪，治理地方。在县则设监军管理，由太平军将领自任（时称守土官）。监军以下按军队建制设军、师、旅帅和卒长、两司马、伍长等职。每军下属五师，每师下属五旅，每旅下属五卒，每卒下属五两，每两下属五伍，每伍下属五人。军帅共辖 13, 156 户。这一时期，凡建有军师旅帅的地区，家家皆备军装，人人尽执兵械，以寓兵于农之法巩固太平天国政权。铅山县的平民百姓是热烈拥护太平军政府的，有的输捐粮草，有的自愿充任向导，有的在乡官任上尽心尽力，使各地呈现出一派军民一心，改天换地的新气象。

九月十六日，忠王李秀成来到河口与童海容、朱衣点、贡添胜、谭新、林彩新等部会合，后于九月廿七日以 50 万之师，沿信江而上，破广信（今上饶）、玉山而长驱入浙。这就是太平天国历史上著名的“太平军会师铅山”。

太平军自咸丰十一年二月中旬攻克永平，进驻铅山建立政权之日起，至九月二十七日东撤浙江止，历时 3 个多月，是太平军在铅山活动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段历史。

太平军五进永平，幼主蒙难，从此终结活动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天京危急，粮道断绝。李秀成命侍王李世贤率部赴赣等集粮草，等秋收后，再全军东返以解天京之围。

三月廿四日，侍王李世贤与清军道员王德榜、副将刘明珍等战于广丰。四月初五日，李部由广丰经上炉畈至石溪攻占铅山县城永平以及湖坊、港东等地，并出榜安民，准备重建太平天国政权。但由于官府对咸丰十一年参与太平天国政权建设者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和镇压，尽管太平军此次努力号召，在乡人心存恐惧之下亦难以奏效。五月初八，太平军始经湖坊、陈坊出火烧关、云际关，转入福建。

四月廿七日，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含恨自尽。五月三日，幼主洪天贵福即位。不久，天京被清军攻陷。干王洪仁玕、扬王李明成、昭王黄文英、僧王谭体元、誉王李瑞生等拥幼主由浙江开化进入江西，试图会合李世贤、汪海洋部，俟机东山再起。但于八月廿八日到铅山后，方知李部已入福建，即在永平、湖坊山谷间趋行，中途遭到清军提督黄少春袭击，李瑞生被俘。时有清军浙江观察魏××督军尾追幼主一行。为引开追兵，黄文英经云际关走光泽、邵武；洪仁玕等则护幼主由茶山经沪溪出走。可是，在九月廿九日被清军擒幼主洪天贵福和李秀成次子李其祥于江西石城。从此，太平军结束了在永平镇及铅山县长达12年之久的活动历史。

从县行政会到县参议会

曾继参

铅山县行政会是民国三十年（1941）时，奉省府指令成立的。其成员由县政府遴选各乡镇知名人士充任（每乡镇各1人），报请省政府任命，称为行政委员。在诸委员中，由省政府指定1人为主任委员，担任此职的是江宗海。此外，在委员中推选常驻委员2至3人，协助主委办理日常事务。我依稀记得，其时担任常驻委员的是雷乃梁和洪国瑞2人。

行政会是民意机关，它的主要职能是：一向当局反映民意；二对县以下各乡镇有关管、教、养、卫等政务及抗建大业进行督导。铅山县行政会设在永平镇县积谷总仓内。而当时的铅山县长是浙江人氏孙平。

县行政会设立的时间正当抗日战争后期，主委江宗海原计划组织地方抗日武装，以赴国难。那是1942年6月中旬的一天，我在赣源蔡久香家遇见江宗海时，听他亲口提及这个计划的。在场的有詹松涛先生。后因二十六军丁治磐部开到铅山，具有抗击日寇侵犯的相当实力，便打消了组织抗日武装的计划。

也许是在其位而谋其政，其时江宗海给人的印象是遇事喜欢过问到底。民国三十一年（1942）5月，第三战区